

微世界中的人类交往
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师曾志

微博以其 140 个字符的意义改变和重塑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

微民关注的话题成为议程设置的来源之一，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

微博舆论场背后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博弈场

微博作为互联网社会化应用服务中的一种，迅速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并以其 140 个字符的意义改变和重塑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，对社会转型意义重大。

微民的体验与品位

微世界是由每个人自我缔造的，有着怎样的“微友”，就有着怎样的文化症候。深刻与浅薄并存的微世界交流，碎片化、个体化的体验和认知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，但其本身并不存在优劣得失，更重要的还是微民自身对自我的把握，有对本质的洞察力和穿透力，有多元异质情况下的灵敏反应和行动。

微民或组织因身份、社会地位等的不同，在微博上的表现大相径庭，但共同的指向却是对信息、沟通、对话的渴望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微博，随着微博所建构的社会关系以现实的人际关系为基础，越来越多的人迷恋上了微博，成为“微博控”。

微博世界弥漫着“神马都是浮云”、“你懂的”等给力的话语，但从微友总体的交流讨论来看，“神马”绝不是“浮云”，“神马”一定有定数，而大家的围观、自说自话、交流则各有定见。微博中虽然喜怒哀乐、嬉笑怒骂兼而有之，但真正讨论起问题来却是非常认真的。微民对待微博的态度和动机各有不同，但他们觉得微博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事物，是一种自己关系建立的手段，更是自身品牌建立的少有的机会和手段，因此把自己的微博当品牌来经营。

事实上，对很多微民而言，微世界的体验与深度参与，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，他们依然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和计划性，只是将微博作为他们获取信息、休闲、放松的手段而已。反而，随着深度体验和参与的加深，他们越来越理性，尽管刷屏的次数没有减少，但发言、转发、评论的内容更多地经过了选择，在阅读其他信息的同时，也将对这些信息的感知和理解融入到了下一步的体验和讨论中，而这些再次定义着微民的情感、认知、品位以及视野。

微世界里的公共精神

微博社交的意义是微博存在的理由。微博创造了一种人与信息、信息与人的互动方式。微友总结“互粉”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建构，如第一天可能是最关注你的人，第二天、第三天是口口相传的眼前的朋友，第四天以前的同学等蜂拥而上。六度空间理论告诉我们，大千世界，实际上每个人之间只隔着六个人，只要他们想，就一定能相互联系起来。微博使得原本被地域空间所阻隔的人际关系又重新连接起来，而社会化网络的六度空间理论也得以实践与发挥。

想象的微共同体即是熟人与陌生人交织的人际交往圈，而这种人际交往是目光向外、立场包容的，它可以激发每一个微民的创造力，使微博内容更加多元与异质，为微民更多地共享期待与认同提供了可能。微博中的“微群”的存在也加大了外向联结的社会资本。

微民通过各种方式的对话与沟通所构建的想象的微共同体中，也孕育与生发着一种公共精神。微博所完成的不仅仅是表达，也有行动；不仅仅是象征符号的消费，更重要的是连接性社会资本的重构；不仅仅是理性的、独自的思考，更重要的是多元异质的交融分享。这种公共精神中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微民利用微博转发、关注、评论等功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事务。微友自我总结发微博的方式有：转发；随便说点什么，如赞、靠、浮云、给力；内容二次开发，即深度评

论后转发；行使网络公民责任，如纠错和找茬；垂直分类，如冷笑话、潮音乐；采花大盗，即把别人好帖下载后制作成自己的再发。

很多人在一开始成为微友时，用假名注册，只是潜水围观的心态，潜水围观一段时间后，可能会用真名开博。发微博或多或少有着严格的自我审查的倾向，不知不觉中会开始关注公共事务，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有意义的话题与问题，在讨论过程中，无法深入与坚持下去。提出问题的人，很少愿意与微友深入探讨，一旦看到不同的意见，话题很快转移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大家讨论问题时常常不在同一个层面上，问题的提出者往往也无心再讨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微博外向式社会资本建构的基础是包容和宽容，但依然存在局限性。

去组织、去中心化的微世界，少有统一的微共同体成员遵循的规制，然而，以微民之间的平等、团结、信任，甚至包容，在辩论与讨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微世界的对话与协商机制。微博上很多信息的真实性受到质疑，有些甚至是假信息，如去年的“山西地震”、今年“保定的非典谣言”等，由此很多人认为微博是谣言滋生的摇篮。事实上，微博也正是因为信息来源的多样性，导致微博具有自我纠偏的功能。很多人在获知真相后，马上撤帖、声明、道歉，这些谣言很快就能不攻自破。正是由于有了透明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，微世界中反而有一种宽容的精神存在。

微博影响公共事件走向

研究显示，微博成为爆料、维权首选渠道。微民所关注的话题也成为议程设置的来源之一，对公众舆论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呼吁解救流浪乞讨、微博对春晚的评说、埃及与利比亚局势变化的微民播报等，无一不与微博有关。社会主流精英走向草根、从“围观”名人到网络社交，甚至可能延伸到现实社会的交往和行动。微博是从小众到大众，从媒体人、知识分子、社会名流到其他社会主流人群扩散的。

微博对公众舆论走向以及公共事件发展过程的影响，最重要的是映射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普遍关注，协同解决的意识与行动也在不断提升。微博出现前，国内公共事件发展的模式主要是：网络提出议题——传统媒体关注——网络与传统媒体互动——全社会参与——政府采取行动——事件平息。微博出现后，公共事件发展的模式则主要表现为：微博提出议题——微友广泛关注与讨论——政府有关部门重视——传统媒体关注——全社会参与——促成更有效的政府行动。这里面最大的不同是，大量官员和商人在微博上潜水，在微博上了解世事，从不断发生的各类公共事件中汲取教训，不知不觉或主动地影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，学会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或多或少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。

微世界中公私生活的消融

微友在微共同体中的活动与微友自我的表达有关，这也模糊了公私生活的界限。微世界从总体而言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，一旦熟人与陌生人交织构成的想象的微共同体形成，它实则已是一个有机的公共空间，微友对其的关注已成为一种公共资源，而一旦我们承认微世界是一种公共资源的话，擅自挤占或无视公共资源的做法都是会受到质疑的。

传统社会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把关人的把关，公私空间分界相对易区分，微世界涉及问题的讨论中，微民情绪、个性通过语言以及录像图片等都可同时呈现出来，讨论过程中的亲密与紧张关系已很难有公私的区分。这种表达形式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同时，消蚀了正统的权威，消解了名人明星的所谓名人效应等。微博对一些公众人物或组织而言，也很难成为独立的私人空间。

公私空间的分界本质上并没有对错、好坏之区别，它恰恰给我们每一个人或组织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，即面对微世界，我们该如何掌控自己，把握我们的组织。行业、身份等标签已很难成为我们的保护伞，可能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责任义务的理由。在这公私空间的交融中，我们应找到我们与他人、与组织、与社会、甚至是与跨国界的国家、民族等之间的相交点，这个相交点不是别的，恰恰就是公共利益。

微博表面上是一场微变革，但微博舆论场背后却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博弈场。

微博不仅是表达的场域，也为行动提供了可能，它让人们的信仰与行动有了更多的自主性。社会向碎片化、扁平化的方向发展。这种碎片化并不是力量的消解，而是能产生巨大的反射力，因为它激发了每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